



吳 騰 凰

蔣 允 韓 傳

安 徽 人 民 出 版 社

吳
騰
風

蔣
允
華
傳

安
徽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孔凡仲
封面设计：宋子龙
书名题字：荆 涛

蒋 光 慈 传

吴腾凰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375 插页：4 字数：137,000

印数：8,000

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2·925 定价：0.67元

目 录

第一章	少年时代.....	(1)
第二章	芜湖求学.....	(12)
第三章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	(29)
第四章	漂泊中求索.....	(51)
第五章	主持太阳社.....	(91)
第六章	海外赤子	(126)
第七章	厄于短年	(138)

附 录:	蒋光慈年谱简编.....	(1)
	蒋光慈著译编目录.....	(13)
	蒋光慈研究资料索引.....	(29)

后记.....	(1)
---------	-----

第一章 少年时代

曾忆起幼时我爱读游侠的事迹，
那时我的小心灵中早种下不平的种子。

——《写给母亲》

大别山横跨鄂豫皖三省。她南倚长江，北临淮河，东连巢湖，西接桐柏，逶迤迤迤，莽莽苍苍，可谓钟灵毓秀之地！就在她的怀抱中，一九〇一年九月十一日（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农历七月二十九日），在安徽省霍邱县南乡白塔畈（现属金寨县），诞生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拓荒者，人类的歌童蒋光慈。

蒋光慈祖籍在安徽省六安县徐集（一说河南省固始县东南乡濮台子），家境十分贫苦。其祖父是个轿夫，在当地不能养家糊口，便携妻带儿，沿路乞讨，远走外乡，最后落脚在白塔畈。因为无田无房，只得寄居在人家的破茅草屋里，仍用自己的肩膀当有钱人的大路，雨水汗水中挣钱养家；其父蒋从甫十几岁就离家到河南省固始县当学徒。店主请个私塾先生教自己的儿子读书，蒋从甫常偷空在一边旁听。那位先生教东家儿子诗词歌赋，蒋从甫也跟着学。由于他天资聪敏，不懂就问，还

练习写诗作文，深受那位先生喜爱。久而久之，蒋从甫不仅能写诗作文，且写得一笔好字。在蒋光慈祖母去世时，他父亲因在外地帮工，没有来得及送终，也无钱给老人买寿衣，悲痛欲绝，从此立下誓言，永不食肉。这以后，蒋从甫就回到白塔畈，租了两间草房，开了一个杂货店，经营碗、盆、笤帚、石膏和纸张文具等小本生意。在收获时节，为了增加一点收入，还在街上开了个临时性的米行。因为他的诗文在乡间有点名气，也曾被当地一家塾馆聘为先生。蒋从甫教书不用棍棒殴打学生，常用诗句和对联对学生施加教育，很受学生和家长的爱戴。他在教学中，有时用自己的诗文当作课文，至今在当地他的“老学生”中还传诵着他的不少诗作。例如：

秧母田①（七绝）

蒙童好比幼苗生，隐隐锋芒未似针。
若待老农分插罢，无边井字渐成文。

挑塘泥（七绝）

一肩泥土一吁声，仰叹长空恨不平。
终岁辛勤难半饱，老天忍负苦耕人。

霪雨十家九断炊（七绝）

阴雨连绵久未开，湿柴灶下费人吹。
当年季子何嗔嫂，霪雨谁家不断炊。

落花（七律）

色相由来不可长，兴衰何必怨春光。
苔阶点白遮新草，云径无红锁夕阳。
入砚愁增知读者，随流怕又识渔郎。
漫云我是飘零客，待到他年再放羊。

端阳小唱

年年五月五，到处仍怀古。
为的吊屈原，汨罗供角黍。
一番旧习惯，支排避五毒。
剪蒲又插艾，榴花照眼目。
供此禾前觴，欢欣又鼓舞。
龙舟遍五湖。

这些遗诗不仅可以反映蒋从甫的诗歌艺术修养和他那爱憎分明的观点，而且看出了他的磊落的个性和高尚的人品。这一切，无疑在蒋光慈幼小的心里播下了肥美的种子。

蒋光慈母亲陈氏，是与白塔畈一岭之隔的小关冲村的穷家姑娘。为人忠厚善良，是远近闻名的贤妻良母。蒋从甫教蒙馆期间，曾赴一家丧事席，无意中坐到王家老楼大地主亲族王小夫一桌。席间，王小夫故意奚落他说：“你的父亲力气真大呀，抬轿子能四五十里不换肩！”蒋从甫受到这无端的凌辱，一气之下，当即退席。蒋光慈母亲知道这件事以后，把气咽在肚子里，一面服侍、安慰自己丈夫，一面劝说自己的孩子：“靠自己的力气吃饭，讲到哪里不为辱；靠刮人家吃饭，讲到哪里不为好！”几个孩子都流下了愤懑的泪水。

蒋光慈兄妹四人，大哥蒋如谦，二哥蒋如让，妹妹蒋如香。蒋光慈排行第三，乳名小巧子，学名蒋如恒，后又易名蒋宣恒。他七岁入私塾发蒙，读《三字经》、《弟子规》、《百家姓》，记得特别快，得到先生和邻居的喜爱。不少长者总爱提他那头上的小辫子说：“巧子你怎么心那么灵，恐怕你心上有七个洞眼！”早晨，他爱坐在房后一棵老柳树下，面对陡山下的一片竹林，背诵古典诗词。十二岁那年，曾以潞河的滔滔洪水为题，即兴作诗：

滔滔洪水害如何，商旅相望怕渡过。

澎湃有声千尺浪，渔舟遁影少闻歌。

白塔畈是一个古老的乡镇，三面环山，一条小河从牛屎岭上流下来，经过镇北，向东北流去。河水清澈透底，鱼石可见。镇东有陡山，西有海螺山，南有三仙山。三仙山整年烟雾弥漫，景象变幻无穷，再加上许多脍炙人口的美丽传说，更增添了它的神奇色彩。这里的山山水水正如蒋光慈父亲蒋从甫诗中所描绘的那样：“青山不墨千年画，绿水无弦万古琴”。这里的一切，也构成了蒋光慈儿时的乐园。蒋光慈在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中，还把三仙山作为党领导下的农民起义的据点呢！他这样描写道：“三仙山位于群山拥抱之中，周围岗峦起伏，风景绝佳，被人称为名胜。曾在什么时候，李杰曾为着三仙山的美名所诱惑，也曾想过来游览一番。……茂林修竹，清泉峭石，小河的蜿蜒，村庄的散布，田野的碧浪，一一呈现在眼前，历历如画”。

白塔畈北头的小河，更是蒋光慈与小伙伴们经常游玩的所在。他们有时在河中翻开石子摸鱼，有时钻进河岸柳林里捉迷藏。下雨时，他们把柳枝条连接起来，织成绿色长廊，躲进去避风雨。他们还就地取材，把柳条做成响笛，柳叶卷成喇叭，将柳条结成长鞭，进行比赛，看谁鞭炸得最响，自为取乐。

在这些小伙伴当中，他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名字叫王舜武，绰号二老头。因属牛，脸呈长形，又满头黄发，人们便喊他“黄牛”。黄牛的父亲当过轿夫，许多人都鄙视他，不愿同他一起玩耍。蒋光慈和他不但一起嬉游，还共同摸鱼捉虾，共享野餐。一九二八年底，漂泊在黄浦江畔的蒋光慈，当听到

黄牛为革命牺牲的消息时(实际为讹传)，声泪俱下，夜不能寐，写出了对小伙伴黄牛的悼歌——《乡情》②，诗中写道：

在村镇的北头有一条小河，
小河的两岸有着柳林，
这里在夏天可以听见蝉鸣，
在冬天也不断孩子们的踪影。

孩子们把此地当成俱乐部，
我那时也是俱乐部的一员；
我们有时围起树来捉迷藏，
有时预备起宴席来，烧饭。

孩子们之中有一个黄牛，
他的父亲本是抬轿的轿夫，
他的头发是黄的，其状如牛，
因此得了黄牛的称呼。

.....

友人说罢长叹息，
我亦默默而无语；
不料被我久忘却了的黄牛，
现在又复活在我的心里。

“儿时的光阴就这样地过去，后来我进了邻县的高小学堂”。
蒋光慈十三岁(一说十一岁)那年，父亲把他送到离家五十余里的河南省固始县立志成小学读书。固始县当时有三所这样的学

校(固始县城一所固始小学,东区一所泉河铺小学,南区一所志成小学),志成小学在霍邱县叶集对面的中集子(实际无有集镇)。学校后面有一座丁大山,前面是奔腾不息的史河。后有青山,前有绿水,是个美丽的地方。学校大门朝南,四幢房子,一座大门楼,共有校舍六十余间。创办这所学校的是当地一名叫祝敬之的绅士,人称祝大老爷。他为了把学校办好,到处聘请有真才实学的秀才充当老师。学校实行新学制,设一至六年级,共有学生二百余人,五、六年级的学生年龄较大,差不多都是二十多岁。他们是读过“五经”、“四书”以后,插班来上新学的。学生们基本上全部住校,吃大伙。星期日休假,星期六下午多半不上课。学生两人或一人一间斋房,斋房既是寝室,又是自修室。每人一张床,一张桌子,一盏灯。学习条件是比较优越的。

蒋光慈在报名时,已将名字改为蒋宣恒。班级次序是按入学先后编排的,自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依据时间的先后分别编为甲、乙、丙、丁四个班级。蒋光慈是一九一四年入学的,因此被分配在丁班。那时校长是叶兰谷。在学校里蒋光慈的国文、算术、英语、历史、地理、卫生、公民、自然、手工、图画、体操、音乐诸科成绩都好,尤以国文成绩突出。加之忠诚坦白,品行出众,每每受到校长的表彰。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师,如詹谷堂、詹佛堂、曾楚香等更是以有蒋光慈这样的得意门生而称道不绝。

蒋光慈在这里读到了一些进步书刊,接受西方民主思潮的影响,获得了精神营养,扩大了视野。他喜爱读那些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游侠小说,把里面的英雄作为榜样。在这期间,有几件事是值得记述的。

万春生堂药店结义③

蒋光慈家门对面是万春生堂药店。药店老板万金斋的独生子万恕存，知识面广，行侠好义。他邀约少年医生王仲卿，白塔畈三大才子之一李宗邺和在志城小学读书的蒋光慈四人，利用学校的假期，集中在万春生堂药店，一住十日八日，作长夜倾谈。古往今来的英雄豪杰、文人学士是他们畅谈的话题。四个人均自命不凡，拜为结义弟兄。蒋光慈的家虽在对面街旁咫尺之地，因无待客资财，四人只抽闲去寒暄数语，而不曾去作客。

脚踢泥巴县长

一次，固始县县长坐着轿子到志城小学察学。校长叶兰谷派学生到丁大山上采集了一束野花，让品学兼优的蒋光慈把花送上讲台，献给县长。蒋光慈按照校长的指示，走上讲台，双手将花献上去，又规规矩矩行了一个鞠躬礼。可是那个县长，不但毫无表情地不还礼，甚至连头也不点一下。蒋光慈恼羞成怒，跑下讲台，就跨出了学校大门，直奔史河边。在史河河滩上，他挖了一大团泥巴，捏了一个拖长辫子的泥人，又捡了几块泥团，尔后，带着这些上岸躲藏在荆棘丛中。过了一会，县长的轿子经过河岸时，蒋光慈对准目标，连珠炮似地将泥块往轿上砸去。县长发现有人砸轿子，即命轿夫停下。突然，蒋光慈从草丛里站了出来，说：“我砸的！”他还用手指着路旁的泥人：“县长老爷，你看看这个泥人，辫子翘得多高！”话音

刚落，自己便用脚将那泥人踢翻。县长怒声问道：“你为何要砸轿子？”他毫不含糊地说：“刚才我上台给你献花，县长为啥不还礼？来而不往非礼也！”县长这才恍然大悟，打轿子的原来是刚才献花的那个学生。县长二话没讲，便命令轿夫把轿子重新抬回学校。县长对叶校长说：“叶校长，献花的那个学生前途无量，要多多栽培，有希望！”

怒砸李荫堂的坐轿④

太平天国叛徒李兆寿，家住河南固始县李家后楼。这里距志城小学只有几华里远。李兆寿趁太平天国危急之时，倒戈投降，受了清王朝的招安。清廷封他提督军门，实授总兵缺，赐穿黄马褂，赏戴花翎。李兆寿得势后，反过手来镇压人民革命力量，买田占地，兴盖庄园，巧取豪夺，草菅人命，作恶多端。李兆寿为了子孙的富贵，营造高级庄园，从东到西，三大院落，数百间房子，雕梁画栋，飞檐回廊。他的小儿子李荫堂，是八保练总，平时无恶不作，民怨沸腾。国文老师詹谷堂曾向蒋光慈等几位同学讲述过李兆寿的丑史和李荫堂横行乡里的罪恶。这一天上午，刚下第二节课，不知谁喊一句：“李荫堂的轿子停在门口！”蒋光慈和几位同学跑到门口一看，是顶四人抬的大轿，很有点派头。他们一起上去，七手八脚，把轿子给砸了。李荫堂气得脸色发青，眼睛发红，连喊带骂去找校长，又是要惩办“匪首”，又是要开除学生，又是要赔偿损失，闹得乌烟瘴气。叶校长了解蒋光慈等人砸轿子的本意，自己也痛恨李荫堂为非作歹，于是，左右转弯子，把这件事不了了之。

参加读书会^③

詹谷堂是一位爽直、好学、有抱负、有理想的青年教师，懂得武术，好打抱不平，在学校中受到师生的爱戴和尊敬。他积极宣传男女平等，主张招收女学生，并宣传破除迷信等思想。他还利用假期，到周围乡村调查，给农民讲耕者有其田、打倒列强等道理，约在一九一六年上半年，他在学校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学习、研究进步书籍。参加读书会者四十余人，蒋光慈在高小班是个活跃分子，也是读书会的成员。詹谷堂老师曾向读书会的成员们介绍过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的事迹，鼓励学生们追求真理。蒋光慈在詹谷堂老师教导下，思想发生了变化，曾赋诗抒怀，其中有两句话说：“昔日思班子，今朝慕列宁。”意思是说他从前思慕才气横溢的班超，而今不同了，他爱慕心向劳工的列宁了。在蒋光慈的少年时代，詹谷堂老师对他的影响，为他尔后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思想基础。

一九一六年暑假，蒋光慈和同班同学叶毓情同时考取河南省固始中学。

学校座落在县城东关，第一学期快结束时，他发现绅士校长刘春节对贫富子弟相待悬殊甚大，心中极为不满，就伙同其他主持正义的同学打了校长，因而被开除学籍。叶毓情同学开始在这个学校读书，后来转到中州古城开封二中，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蒋光慈回到白塔畈以后，一方面跟着父亲学习古典诗文，一方面帮助母亲做点家务，稍有闲空，就跑到河湾柳林深处看

游侠之类的小说。一天，父亲蒋从甫不知为什么原因，突然大发脾气，批评蒋光慈不该在外“横毛”，惹下被开除学籍的大祸。蒋光慈心中不服，硬说自己打校长有理。他向父亲发问：

“张三也是人，李四也是人，为什么张三享福，李四受罪？”父亲除了用“唉”、“咳”来回答儿子的问话，别的是一个词儿也没有。有时，蒋光慈一个人跑到白塔畈旁边的乱坟山上，看看那垒垒坟冢，自言自语地抒发自己的观感：在这乱坟山上，无穷富之别，无贵贱之分，没有凌弱欺贱的现象。这里真正是一块自由平等的王国。他每次从乱坟山归来，总是唠唠叨叨地向家里人重述他的感慨。⑦

当时的中国正经历着苦难的岁月，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革命党陷于土崩瓦解，中国处于黑暗与动乱之中！沉闷的空气窒息着蒋光慈这一代热血的少年。尽管他每天徜徉在白塔畈街头，然而他多么盼望有一天离开这里，离开父母亲，飞向远方，呼吸一下新的空气，见一见那新的天地！

① 《秧母田》等四首诗以及下面咏涿河洪水的诗，均是蒋从甫的学生郎育才同志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五日由湖北鹤峰燕子食品厂来信提供的。这些诗作在六安沛联公社和金寨白塔公社亦有传诵。

② 见蒋光慈诗集《乡情集》，北新书局一九三〇年版。

③ 此节史料系辽宁大学李宗鄞先生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七日给笔者复函提供。

④⑤ 此两节史料系河南省固始县陈琳子公社的蒋光慈志城小学同学郑克、李铁云等人提供。

⑥ 此节史料根据安徽省六安地区皖西革命斗争史编写办公室存曾静华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九日口述记录稿《金寨地区初期组织建

立情况》和实地调查材料综合整理。

- ⑦ 此节史料系蒋光慈胞妹蒋如香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口述的笔录。

第二章 芜湖求学

啊，记起：
长江轮上的夜，
赭山头上的夜月，
毓情寄我辞别的书信，
希平谆谆劝我的热语。
今日感触，
当年情绪——
不记起也罢，
偏要记起！

——《秋日闲忆》

一九一七年夏天，蒋光慈受到他的结拜兄长、芜湖省立第五中学学生自治会会长李宗邺的直接推荐，去芜湖上中学。

芜湖是一座江城，位于长江和青弋江的汇合处，水陆交通较为便利，自明代以来就是有名的稻米集散中心。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依仗炮舰打开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对中国进行海盗式的掠夺。一八七六年（清光绪二年），清政府同英国签订《烟台条约》，芜湖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从此以后，

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从经济、文化（英、日还有军事力量）等各方面对这里进行扩张和渗透，使之变成他们的势力范围。他们在芜湖设有领事馆（除英、法外）、学校、医院，同时，英、日两国还占有内河航运权，如太古、怡和、日清等轮船公司，设有码头堆栈，占用了从弋矶山到吉和街一带的横江地段。更为荒唐的是，法国神父成了芜湖土地的主人，从四明路到江边，他们都设置了天主堂的界石。日、英的兵舰耀武扬威地游弋在芜湖的江面上。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乘机独占了中国市场，芜湖大街小巷的商店和小贩的货摊上都摆满了日货。那时，正值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洋军阀倪嗣冲率部盘踞安徽，掌握军政大权，残害革命党人。芜湖的代理人则是皖南镇守使马联甲，穷凶极恶。

当时的芜湖中等学校共有五中、二农、二女师、萃文、圣雅阁和芜关六所，其中萃文和圣雅阁是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每个学校只有学生一二百人，全市总共有学生一千多名。

蒋光慈未经考试，直接编到第五中学丙班。该校座落在芜湖的赭山上，她的前身是清朝末年的皖江中学，历任教员有章士钊、陈独秀、柏烈武、苏曼殊等。这些名流当时住在长街“科学图书社”楼上，一方面教学，一方面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进行革命宣传。他们的风流余韵，影响很深。该校还聘请了有强烈爱国思想的留日学生、在教育界深孚众望的刘希平和《新青年》编辑、朋辈中富有才名的高语罕担任教师，胡适和皖督孙少侯也曾来校讲过学^①，对学生们影响也较大。

在校的学生中，蒋光慈国文成绩突出，既能写古诗，也能写新诗，受到刘希平和高语罕的赞赏。